

谁靠得住

□朱蕊

《我的前半生》里，子君的妈妈总是要子君寻一个好男人靠着。开始时，子君倒是真的嫁到了一个“好”男人，看上去老实厚道的陈俊生永远眯缝着小眼睛，似乎永远在加班睡眠不足的样子，子君则漂亮生动，每天一付行头，兴高采烈地买买买，看上去子君的生活因为有了陈俊生的存在、因为有了陈俊生的努力工作真的无忧无虑了。但其实子君的忧虑就明摆在她的高调漂亮上，她紧张的是比她更年轻漂亮的隐形“第三者”，因此，她必须不断硬劲漂亮下去——以至于她将陈俊生公司里来实习的女生当做小三一路打杀过去，完全没有有自尊的女人样子——太惨不忍睹了。

当然子君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后来证明她的生活确实被小三拦路抢劫了去。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不是妖娆的小妖精，而是一脸

无害朴素“实在”一付大姐样子的凌玲。一集一集看下去，真的为子君着急，怎么偏偏她的漂亮时尚率性直白就敌不过凌玲的可怜土气心机隐忍呢？见得多是女人之间的斗争，这下又来了，似乎抢到了这个叫陈俊生的男人，就抢到了女人的生活。而且戏码逆袭，在情爱中，明明应该是年轻漂亮胜出，却由珠黄色弱来扮演王者，这样看来，通行的常识并不怎么靠谱，在婚姻这件事上，可能有本身的敌人存在，女人和女人的斗争大概只是假象，其实是婚姻中的人和时间在斗争，所谓审美疲劳，新鲜感比美丽还要具有诱惑力。

问题来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偏向于男人或者女人，但为什么女人要那么紧张？真要说起来，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高好几个百分点，时间应该是青昧

女性的。可在婚姻中，男人是有得选的一方，漂亮的看疲劳了选一个不那么漂亮的，任性的刺激过了选一个会给自己准备胃药体贴的，陈俊生尽在掌控，他的烦恼只是如何向心无芥蒂全无准备的子君摊牌。这场婚姻，在子君那里还是完好无损美满如初的时候，在陈俊生那里已经早已峰回路转陈仓暗度了。

替子君难过，活生生被生活抛弃了，突然和原本的生活撕裂，毫无防备。一面，情感上已经陷于百转千回的尴尬，另一面，更残酷的是除了感情上的被剥夺，还有生存的困顿，作为母亲，可能孩子都要失去，这种天崩地陷感有几个人能够经受？却还要让千娇百媚的美娇娘，曾经一直被捧在掌心子君认领——没有人同情——那个老实厚道样子的陈俊生恰恰是主动发出伤害的负心郎，子君可以向谁去讨要

说法？

这才理解了何以是“我的前半生”。刚看到这个题目，还以为为宋代皇帝溥仪的那本书又被改编拍成电视剧了，后来知道是都市剧，却并不明白为何要和溥仪如此著名的书同名。哦，这说的是重新投胎再世为人了。剧情至此，似乎要告诉观众，不要毫无防备地投身于依赖（依靠）之中，感情靠不住，男人靠不住……然后是看子君怎样向死而生，重新站立起来。

可惜，后半生的子君跌跌撞撞跟跟跄跄地站起来的时候，一直没有离开过对另一个男人，子君的闺蜜唐晶的男友贺涵的依赖，可能子君并不想依赖，但整个剧情却领着观众往那儿去。她第一次跌得还不够痛么？后半生又要重蹈覆辙？并且要让人对女人之间的友谊彻底绝望？女人和男人来自两个星球，不能彼此信任和依靠，难道女人和女人也只有竞争和斗争，为了一个男人，可以反目成仇？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依靠？

子君的妈妈，富有生活经验的

老妇人，用一种底层智慧告诉子君，找一个贺涵那样的好男人靠着，赶紧抓住他，为了子君抓住贺涵，子君妈妈可以不惜亲自出动去说服唐晶出让贺涵，就好像贺涵可以被转让……子君妈妈临死前对二女儿子群的遗言也是赶紧和不称心的二女婿离婚，有机会找个好男人。子君妈妈当年也是被前夫抛弃，自己千辛万苦带大了两个孩子，可她还是对所谓好男人抱有幻想，老来每天混迹广场舞圈子，终于找到她认为可以依靠的人，立马搬去那位老人家里，却没想到，老人中风，子君妈妈诚意付出感情，伺候中风老人，指望感情上以及物质上有靠，可是最终却死在前面，啥也没靠着。

1925年，鲁迅写了小说《伤逝》，女主角子君被生活和爱情抛弃后绝望而死。那么，现在的子君还是要依靠对“好男人”的希望而活下去吗？

写给我看见过的古村落

□赵春华

那一幢幢古民居，在一个个古村落里。

在青山绿水中，青山之下，绿水之上。

青山的怀抱里孕育，青山的青青山的泥，她的骨骼她的肌肤。山岚，云雾，穿堂而过，滋润她的身体，溪水潺潺，是她呼吸的气息！

她的体量很大，占地上万平米；她的体量可小，只有几百平米。

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在安徽的溪流上，在浙江的山谷里，在云南茶马古道畔……

迎千百次从山头上升起的朝阳，送千百回满月坠入西山。

收藏过几代人的悲欢离绪，兴旺败落，演绎了个个家族的荣禄史，或者颓败史。

洞房笙箫的欢笑，你可听到，沉淀了新娘抑或小妾的惶恐的目光。

马蹄疾奔，携一路捷报，金榜飞来，喜了几代人的心扉，亮了族人的门楣。

我听到了，听到了，霜重露凝的时光机杼上，子曰诗云，苦吟之声，干了油灯，直达东方既白。

一朝失势，逃遁天涯……

依然巍然，却被岁月腐蚀，有的墙坍壁倒，门楼倾圯，空守着日月升

起又落下，任山岚穿堂，云雾入室。也见人居于此，皆垂垂老者，鲜有年少稚童。打个麻将，晒太阳，时光似乎停滞，变得悠闲而又慵懒，却时时忆念已逝的青葱和辉煌。

门窗上，刻着梅刻着兰刻着竹刻着菊，刻着三国刻着水浒刻着孟母三迁刻着孔融让梨……栩栩如生，一丝不苟。匠心精神，于斯可见，令人击节赞叹！

“孝友出张陈之上 文章接吴宋以来”，“史官不用春秋笔 天子亲书孝义家”，“溯姚江一派斯为正印 集心学大成共仰宗师”，“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这些楹联，对仗工整，涵意深焉，或孝或义，或学养或为文，或功名或做人，褒奖有加，却恰如其份，令人遥想当年的风采，钦羡之情油然而生。

我醉心那些飞檐翘角，挑云拨雾，斗过霜天雪月，暴风骤雨，迎过岁月刀剑，雷霆万钧，依然傲然苍穹，不屈不挠，把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涂写在蓝天之上，直冲霄汉！

甚至那阶沿外的石子路，石板路，有些凹凸，却光亮如洗，被岁月的雨水洗涤了，石缝中有绿意活跃着，一蓬小草，从蜿蜒的光阴里长出

来，枯枯荣荣，总是一年一年的春风催又生吧？人路过，狗走过，小车碾过，农夫荷锄，村姑浣纱……可以让人在心里勾划出前世旧时的人，平常的人，读书的人，步入仕途的人，都在这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生命足迹。

对了，村边那几棵树的沧桑，最令我不能忘怀。传说，那樟树，树干要五个人才能围得过来，那棵罗汉松，长满青苔和蕨类植物的罗汉松，据说有千年之寿！依然株繁叶茂，叶叶油绿得亮晶晶，蓬勃着生命的活力，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生百年，要活过多少艰难坎坷，这千年之树，活得如此精彩，不知经历过多少劫难啊！

行走一个个古村落，看见当地的村民正在加以保护，加以修缮，令人欣慰。然而，也看见有的地方用水泥柱子替代已经朽蚀了的圆木柱子等情况，又令人堪忧！

散落在各地的山野或平原上的古村落，不仅于建筑，更是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颗颗珠贝，如今，恐怕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怎样磨去尘垢，恢复那时模样，这真的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难题。



马陆塘畔

油画
静物写生
张静／画

“罗城井”与“天高三尺”

□印嘉华

近日某报载广东电白县庄垌有一个县，广西罗城的井，怎么会在广东电白出现，是不是济公使用乾坤大挪移之法把井从罗城移到了电白庄垌？答案是非也。那么广西罗城的井怎么会走到广东电白？原来这个井的背后有一个让人不胜感叹的动人故事。

明代弘治年间庄垌人黄廷圭，在广西罗城当了五年知县，这时他母亲病故，按古制需丁忧（离职）守孝，离开罗城时，罗城数百士绅百姓泣泪相送，并自筹千金相赠，黄坚辞不受。于是罗城人凿石栏井口，相率百余人，把石栏井口从罗城运至电白。在庄垌黄廷圭的乡居旁掘地及泉砌成一井名罗城井。试想这一百多人用肩扛背驮，车载船运，跋山涉溪，风餐露宿，走过了近两千里路云和月，他们不辞辛劳地这样做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答案很简单：报恩使然。

原来黄廷圭是一个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公正无私的好官，深受百姓爱戴，人称“黄天平”，天平是秤。有古语云“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百姓就是定盘的星”。

这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些贪官的不齿行为与“罗城井”的故事判若云泥。清朝初年昆山有一任知县杨廷正是一个贪官，他与地方恶霸勾结鱼肉乡里，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堪言。有乡贤决心为民出气，决定聚众送一块书写着“天高三尺”的匾。“天高三尺”意为杨知县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使昆山的地低了三尺。一日乡贤率领百姓敲锣打鼓到县衙送匾。到了县衙，随行的百姓越聚越多，正好被路过的顾鼎臣看见，顾一看写着“天高三尺”的匾，就询问原委。在百姓的叙述中了解了杨廷正的罪恶行径就仗义执言，把杨廷正的罪恶事实写成诉状呈呈到州府，最后终于把这个无耻的贪浊之徒扳倒，为昆山的百姓争得一片蓝天。

“罗城井”故事中的黄廷圭，与“天高三尺”故事中的杨廷正都是知县，都是百姓的父母官，一个爱民如子，民知恩图报，使黄廷圭贤德留青。一个只知搜刮百姓，罪恶昭彰，被后世唾骂，被永远地钉在了道德的羞辱柱上。人心的向背是这两个故事的真谛所在。